

FICTION MONTHLY

滕肖澜·美丽的日子

吕新·白杨木的春天

王跃文·漫水

格非·隐身衣

胡学文·从正午开始的黄昏

叶弥·香炉山

马晓丽·俄罗斯陆军腰带

徐则臣·如果大雪封门

张楚·良宵

叶舟·我的帐篷里有平安

小说月报

名家荟萃 /

小说月报编辑部·编

鉴赏研究

大奖 特集

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小说月报编辑部·编

小说月报
师大艺术学院
大奖特集
藏书

天津出版传媒集团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小说月报大奖特集 / 小说月报编辑部编. -- 天津 :
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14.9
ISBN 978-7-5306-6541-1

I. ①小… II. ①小… III. ①中篇小说-小说集-中
国-当代②短篇小说-小说集-中国-当代 IV.
①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212809号

选题策划:小说月报编辑部

责任编辑:刘书棋 彩罕娜

齐红霞 叶立钊

装帧设计:郭亚红

责任校对:曾玺静

出版人:李勃洋

出版发行:百花文艺出版社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 邮编:300051

电话传真:+86-22-23332651(发行部)

+86-22-23332656(总编室)

+86-22-23332478(邮购部)

主页: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印刷:北京市兆成印刷有限责任公司

开本:787×1092毫米 1/16

字数:310千字

印张:13.625

版次:2014年9月第1版

印次:2014年9月第1次印刷

定价:18.00元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- 滕肖澜 美丽的日子 002
- 吕 新 白杨木的春天 023
- 胡学文 从正午开始的黄昏 078
- 王跃文 漫水 102
- 格 非 隐身衣 134

短篇小说

- 叶 弥 香炉山 176
- 马晓丽 俄罗斯陆军腰带 184
- 徐则臣 如果大雪封门 195
- 张 楚 良宵 202
- 叶 舟 我的帐篷里有平安 211

(以发表时间为序)

目 录

中篇小说

- 滕肖澜 美丽的日子 002
- 吕 新 白杨木的春天 023
- 胡学文 从正午开始的黄昏 078
- 王跃文 漫水 102
- 格 非 隐身衣 134

短篇小说

- 叶 弥 香炉山 176
- 马晓丽 俄罗斯陆军腰带 184
- 徐则臣 如果大雪封门 195
- 张 楚 良宵 202
- 叶 舟 我的帐篷里有平安 211

(以发表时间为序)

滕肖澜 女,1976年生于上海。毕业于民航上海专科学校、上海作家协会首届作家研究生班。2001年起开始发表小说。著有长篇小说《城里的月光》,小说集《来得及爱你》《十朵玫瑰》《大城小恋》等。作品多次被各种选刊选载。曾获《上海文学》奖等奖项。短篇小说《星空下跳舞的女人》获《小说月报》第十四届百花奖。现为上海市作家协会专业作家,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。

● 获第六届鲁迅文学奖,入选
中国小说学会2011年度小说排行榜

美丽的日子

◎ 滕肖澜

吃饭时,卫老太发现,姚虹的手搭在卫兴国的大腿上。

桌子是正方形的,桌布四个角垂下来,刚刚好,垂到人的大腿那块,有些屏障的作用。可桌布到底不是屏风,又是纱质的,透光,卫老太一眼便看穿了那头的景象。卫兴国没事人似的,吃饭喝汤,只是一个劲地抿嘴,很不自然。姚虹真正是个小狐狸,面上还给卫老太舀汤呢,“姆妈,吃汤——”只一眨眼的工夫,手便到下面去了,像抹了油,动作都不带咯棱的。

卫老太的眼睛是把尺,一膘,一测,便晓得那只在儿子的膝关节上两公分处——倒也不算顶顶要紧的位置,离警戒线还有些距离。卫老太心里盘算,姚虹进门不到一个月,手就摆到这个位置了。前阵子卫兴国看见她,说话还舌头打结呢,她呢,也是端着举着,卫老太让她和他握个手,“就算是认识了”,她死活不肯把手拿出来,老实得跟黄花闺女似的。现在倒好,一步到位,手直接上大腿了。

卫老太咳嗽一声,那只手顿时松开了,又摆到桌面上来,给她舀汤,“姆妈,再吃一碗汤——”卫老太心里哼了一声。她自然不会说穿,但适当的警示还是要的。跟大人一桌吃饭,多少该收敛些。卫老太朝姚虹看,

来上海没多久，已经晓得化妆了，可惜眉毛画成一边高一边低，搞得神情也跟着有些怪异，像有事想不通似的。卫老太想笑，又有些鄙夷。想乡下人到底是乡下人，干脆清汤寡水倒也罢了，一打扮，就露了怯了。

姚虹是弄堂里张阿姨介绍来上海的。张阿姨是热心人，卫老太把意思跟她一说，她便张罗开了。卫老太不太喜欢北方人，说最好是江浙一带的。可江浙一带有点难度，模样周正的，瞧不上卫兴国，模样差的，卫老太也不要。张阿姨劝卫老太，不妨把范围扩大些。说到底人家还是图个上海户口，越是偏远的，越是把这个看得重，别的条件就上去了。好比做乘法， X 乘上 Y 等于 Z ， Z 是常量，不变的。 X 越小， Y 就越大。这是个道理，卫老太想想也没错。

张阿姨动作也实在是快，没几天便把照片带来了，是江西上饶人。卫老太一看，模样还过得去，便问几岁。张阿姨说三十四。卫老太问，结过婚没？张阿姨说，结过。卫老太问，有小孩没？张阿姨说，没。卫老太又问，前面那个男的，是离了，还是没了？张阿姨回答，两年前病死的。

火车票的钱是卫老太出的，两下里一敲定，人就来了。卫老太关照张阿姨，别把话说死了，好不好还不知道呢。张阿姨晓得卫老太的顾忌，隔着几百里，火车都要开一整天呢，又不是知根知底的，好自然不用说，倘若不好，连个退路也没有。张阿姨想来想去，教了卫老太一招——先把她安置下，付她工资，让她做些家务，相中了当然最好，要是相不中，再让她走，只当是找个保姆，大家都不吃亏。卫老太觉得这法子蛮好，就怕人家不愿意，伤自尊。张阿姨说，外头找工作还有试用期呢，她不愿意，有的是人排队。再说了，你们家兴国要是腿不瘸，上海女人哪里寻不着了？提着灯笼都难找的好事，她这是上辈子烧高香了！

姚虹来的第二天，卫老太便带她去医院体检。这么做有些直白了，但别的可以马虎，唯独身体是头一桩，半点玩笑开不得。依着卫老太的想法，没有孩子自然是好，省得累赘，但又怕她生育有问题。卫老太是快七十的人了，做梦都想抱孙

子，卫兴国也四十好几了，拖不得。这女人要是生不出孩子，就算是天仙也要请她走人。

体检报告一切正常。卫老太放下下心来，对着她只说是上海有这风气，定期要体检。

回去后，把朝北的小间腾出来给姚虹。说是小间，其实只是拿板隔出的一块豆腐干大地方，再拉道帘子。放个三尺的小床，连走路都累。卫兴国改睡阁楼。姚虹拿余光偷偷打量——改造过的老房子，小归小，厨卫倒是独立的。

姚虹整理东西时，卫老太一旁看着。一个旧的尼龙包，里面几件换洗的衣服，都是旧得不能再旧的。胸罩是的确良的，那种没有钢托，最最原始的式样，洗得都出毛边了，连卫老太这个年纪都不戴的。毛巾和洗漱用品也没带全。卫老太找了两块新毛巾给她，让卫兴国去楼下小超市买了牙刷。又从抽屉里翻出一套真丝的睡衣睡裤给她。早些年买的，一直没穿，倒放旧了，也算是见面礼。

姚虹千恩万谢地接过，说，阿姨你真是好人。卫老太让她改叫“姆妈”——这里头有层意思，毕竟不是真的保姆，人家千里迢迢是来找婆家的，道理上不能太亏待。反正上海人“姆妈”也是混叫的，以前卫兴国的同学到家来，都叫她“姆妈”，并不见得真有什么。让人家叫一声“姆妈”，看着不拿她当外人，好歹也是份心意。

当然了，也因为不是真的保姆，卫老太有心理准备，不指望她能把手家务干成一朵花来。姚虹是江西人，吃口重，卫老太特意关照她，不要放辣，不要放太多油和盐。也是应了“矫枉过正”这个词，姚虹做的头一顿饭像是直接从水里捞起来的，端上来时还说，姆妈，上海人吃得这么淡，怪不得皮肤好，水灵灵的。卫老太告诉她，上海人吃得淡是淡，但也不用这么淡，家里又没人得腰子病。于是第二顿，正宗的江西菜就上桌了，辣得母子俩一把鼻涕一把眼泪的。卫老太倒也不生气，晓得她还是太紧张，分寸把握不好，便亲自下厨示范。从菜场买菜，到择菜切菜配菜，再到烧菜，手把手地指导。一道水芹肉丝，水芹菜是最麻烦的，要一片片剥开，小心挑去里面的污泥，半斤水

芹菜总得择个一阵子，洗个三五遍才行。而肉丝则必须配合水芹菜的宽度，切得极细，头发丝似的，否则装盘不好看。开油锅一炒，水芹菜里的水便出来了，滗去水，盛到盘里才半盘。却是极费工夫的。还有香煎小黄鱼，便宜东西，也是折腾人的，一条条鱼要开膛剖肚，把内脏拿掉，水龙头下冲洗干净，拿盐腌了，晾个大半日，再放到滚油里煎，一条条进去，香味顿时便出来了。煎的时候不能急，一急受热不均，肉质就不是外脆里嫩了。火也不能太大，否则皮焦了，卖相便差了。卫老太故意烧这两道菜，像新学期给学生上的第一堂思想教育课，把主旨提到一个高度。上海人过日子的意思，精致的简朴，絮叨的讲究——全在里面了。

关于家务活，卫老太对姚虹说，以前在老家怎么干，现在就怎么干，不用有压力。姚虹记下了——但毕竟是不同的。单说拖地吧，姚虹倒是勤快，趴在地上擦，抹布太湿，像写毛笔字，一笔一画都在那儿呢。卫老太说，不用这样，拖把不就在旁边？干拖把上稍微蘸几滴水，拖起来又干净又省力。窗户每个月擦一遍，用报纸。冰箱每两个月除一次霜。阳台要每天打扫。还有洗衣服，内衣分开洗是不消说的了，还要分颜色深浅，不能一股脑全扔进洗衣机，串色。床单被套每两个礼拜洗一次，晒干后最好是熨一下，服帖。卫老太自己的衣服是不用熨的，反正老太婆一个，也不用见人。卫兴国的衬衫外套是必须熨的，虽说在工厂传达室上班，算不上什么好工作，但男人的衣服领子要是软塌塌的，精神也会跟着软塌塌，就不上台面了。

姚虹拿纸笔一字一句地记下来。这个动作让卫老太挺满意，好坏姑且不论，态度首先要端正。态度对了，接下去的事情才好办。卫老太把第一个月的工资放到她面前。她微微一怔，迟疑了几秒钟，随即收下了，脸也跟着红了红。这个表情让卫老太有一丝内疚，多少是有些看轻人家了。倘若是上海女人，怕是早扭头走了。卫老太想到这里，话便软下来了：

“也别有啥负担，就当是自己家里一样。”

姚虹叫卫兴国“阿哥”，卫兴国头次见到她，

眼睛里什么东西一闪，倏忽便飘了过去，像道光。姚虹对着卫老太说话没啥，可对着卫兴国，鼻音就出来了，像重感冒。好多音在鼻子里转，每次都要转好几个圈才出来，不肯爽爽气气的。卫兴国被她一通鼻音搞得一愣一愣的，也传染上了，话在嘴里打转，半天才出一个字。卫老太看在眼里，有些不爽，但再一想也好，儿子喜欢是第一条，否则她老太婆再张罗也没用，到底不是包办婚姻。

弄堂是通风的，还是穿堂风，藏不住事的。几天工夫，谁见了卫老太，都要关切地问一句：“人来了是吧？”

卫老太点着头，嘴里解释，“先看看，先看看。”那些人还要细问，卫老太已快步走了过去。八字还没一撇，她不想多谈。那些人的嘴，说多了，假的也成真的了。卫老太最怕这样。

姚虹倒是比想象中大方得多，见了人，总是客客气气地打招呼，既不多话，也不装聋作哑。碰到楼上楼下，搭把手帮个忙，买个小菜晾个衣裳，也是没二话的。时间一长，卫老太慢慢看出这小女人的好来——没有小地方人的扭捏，待人接物还是蛮得体的。原先担心那层不上不下的关系，怕彼此尴尬，倒也没有。姚虹嘴上叫她“姆妈”，却也拎得清，并不真把自己当儿媳，还是试用期呢，是学徒。媳妇也要学的呀，学会了，才能真的上岗。人家管吃管住，还给钱，比老家的师傅不晓得好多少倍呢。姚虹这么想着，心里便舒坦些。

临来之前，姚虹把卫家的情况问了又问，大大小小的事，查户口似的。她晓得介绍人是有些烦了，可麻烦也没办法，这是大事。她问，卫兴国是生出来就瘸，还是咋的？介绍人说，生出来不瘸，得小儿麻痹症瘸的。姚虹问，传达室一个月能挣多少钱？介绍人说，千把块吧，也就上海最低工资线。姚虹又问，他家那套房子是自己的吗？有多大？介绍人说，弄堂晓得吧，就是电视里那种上海老弄堂，东家一个阁楼，西家一个亭子间，你自己想吧。这介绍人是张阿姨的一个远亲，撮合这事时并不十分热情，而是有些居高临下的，手底握着十来个女人，扑克牌似的，让谁去不让谁去，这可是天大的恩典。“他要是四肢健全，长得像许文

强,家里住别墅,一个月赚几万块——他吃饱了撑的,找你?”介绍人最后这么说。姚虹并不生气,停了停,从桌底下递了个红包过去,“您多关照——”

到上海那天,卫老太母子去火车站接她。人群中,卫兴国举了块牌子——“江西上饶,姚虹”,很醒目。姚虹看到卫老太,第一印象便是,这老太把自己拾掇得挺干净。稍稍放了些心,怕就怕碰到那种生活不能自理的老人。再看卫兴国,原地站着看不出腿瘸,鼻子很大,眼睛有些眯缝,不是那种很有男人味的长相,但也不太丑——姚虹又放了些心。火车站离家不太远,回去时叫了辆出租。卫兴国坐前排,她和卫老太坐后排。她是第一次坐出租,有些局促,一路上都紧贴车门,生怕碰着卫老太。卫老太身上有一股淡淡的雪花膏的香气,端坐着不看她,也不说话。她听介绍人说过,卫老太退休前是会计,也算是有文化的人。她只得朝前看。卫兴国后脑勺有些秃,顶上白花花的一小块,泛着光。姚虹想,这男人原来还是个癞痢头。

母子俩专程来接她,这个细节让她觉得挺窝心。后来向卫老太讲起这事时,姚虹用了非常夸张的语气,“感动啊,姆妈这么大年纪,阿哥腿也不方便——真是很感动的。”卫老太还要客气,“你大老远地跑来上海,总归要接的。这是道理。”姚虹说:“所以呀,所以真的是很感动,感动极了。”她一连用了四个“感动”,说到后面,眼圈还红了红——三分好说成十分好,人家听了开心,自己也不吃亏,皆大欢喜——这也是道理。姚虹给家里人写信时,说她叫卫兴国“阿哥”,那边人听了都笑,说,怎么叫阿哥呢?是男人呀,不是阿哥。

她便解释,“阿哥”其实就是男人,是“情哥哥”的意思。叫“阿哥”也好,不生分也不尴尬,朴朴素素的,是个好称呼。

姚虹到的第二个礼拜,卫兴国就邀她去看电影了。是上午场,半价。走进去,整个场子就他们两个人。电影刚开场,灯一关,卫兴国的手就活动开了。起初像搔痒,不经意似的,蜻蜓点水,是在

试探。姚虹朝旁边让,可再让也只有那么点地方,总不能离开座位。让到不能让的时候,姚虹就不再让了。于是卫兴国动作幅度更大了。姚虹朝他看,见他眼睛盯着电影屏幕,煞有介事的,手却很不老实。姚虹忽然想笑了。但这个时候不能笑,一笑就臊了,没意思了。

关键还是家里房子小,倘若只有两个人倒也罢了,可多了个卫老太,就相当不方便了。这一带的旧房子,老早就说要拆了,可雷声大雨点小,拖到现在都没动静。看早场电影这个法子,卫兴国还是跟厂里几个小青工学的,花几十块钱,坐上两小时。外面点杯咖啡都不止这个数。附近那家电影院搞噱头,每天早上十点场只要十元钱,很划算。

再划算,总归也是笔开销,卫兴国向母亲要钱。他的工资,还有残疾人补贴,都是卫老太替他收着。他不抽烟不喝酒,平常没啥花销,最多是剃个头,买张DVD片子什么的。卫老太掏了一百块给他。卫兴国说:“妈,再多给点。”卫老太又加了一百,卫兴国还是嫌少。

卫老太朝他看,问:“要这么多钱干吗?”卫兴国说:“用呀。”卫老太问:“干什么用?”卫兴国红着脸,说:“看电影。”卫老太其实是明知故问,当着姚虹的面,给他们个钉子碰。隔三岔五便往电影院跑,卫老太看不惯。可儿子这么老老实实地说出来,卫老太又有些不忍了。到底是四十多岁的男人,也作孽。卫老太又多添了一百,如果再嫌少,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行了。

卫老太说儿子,“公园里坐坐不也一样?电影院里坐还要花钱,公园里坐上一天,也没人问你收钱。”卫兴国嘴巴咕哝一下,没说话。姚虹插嘴说:“姆妈讲的有道理,我本来也是这个意思。”卫老太斜她一眼,心想,你倒会充好人。

有了第一次,就有第二次、第三次。数目越多,周期越来越短。卫老太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。到后来,卫兴国索性提出——由自己保管工资。厂里工资一千三百块,加上残疾人补贴两百多,总共一千五出头。“我又不是小孩,老是伸手要钱,傻兮兮的。”

卫老太一口回绝。理由很简单，“没结婚就是小孩，钱放在我这里，要用的时候问我拿——你有什么不放心的？”卫兴国说：“不是不放心，是没必要多此一举——姆妈年纪大了，管钱也老辛苦的。”卫老太嘿了一声：“管钱有啥辛苦？多动脑筋，不会得老年痴呆症，多点钞票，手也不容易生冻疮。”卫兴国吃瘪，下意识地朝厨房看。姚虹在厨房烧饭，关着门。房里只有母子俩。卫老太晓得姚虹是避嫌疑，可越是这样，越是露了痕迹。

一会儿，姚虹端着饭菜出来，招呼两人吃饭。她厨艺最近有所长进，一道葱烤鲫鱼有模有样，只是味精还是放得多，吃的时候还行，吃完便不停喝水。卫老太前年腰椎间盘突出出那阵，请过一个保姆，也喜欢放味精——其实这是保姆的通病，毕竟不是大厨，怕东家嫌自己手艺差，只好使劲放味精，吊鲜。卫老太跟姚虹说过几次，她答应了，可临到装盘又是一把味精撒下去，习惯性动作。

卫老太说：“味精不好多吃的，要得肾结石的。”卫兴国说：“姆妈帮帮忙，哪有这么吓人，味精呀，又不是毒药。”卫老太白儿子一眼，说：“凡事都要有个度，过了这个度，就算是仙丹也要吃死人。”姚虹不吭声，心里晓得这话是说给自己听的——卫兴国三天两头要钱，现在又提出自己管账，在老人家眼里，是过了这个“度”了。

收拾完碗筷，姚虹把阳台上的衣服收进来。卫老太拆一件旧毛衣，让她帮着撑线。姚虹问：“姆妈，织毛线啊？”卫老太说：“给兴国织条围巾。”姚虹说：“姆妈眼睛不好，还是我来弄吧。”卫老太嗯了一声，将绕好的线头给她。姚虹把毛线缠在膝盖上，一边绕，一边看电视。是韩剧《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》。看着看着，卫老太冒出一句，“还是韩国好啊，有规矩，老人说一句话，小辈连个屁都不敢放，哪里像中国，都反过来了。”姚虹忙说：“中国也是一样的。”

卫老太叹了口气，道：“上海有句俗话，叫‘若要好，老做小’，我现在就是老做小。小的都爬到老的头上去了。”

卫兴国在一旁看报纸，像是没听见。卫老太

讲得激动，呛了一口，顿时咳嗽起来。姚虹放下毛线，到厨房倒了杯茶过来，“姆妈，喝茶。”卫老太接过，瞥见她诚惶诚恐的神情，想，搞得跟童养媳似的，扮猪吃老虎。卫老太又朝儿子看，痴痴憨憨的模样，跟那小女人相比，真是有些马大哈的。卫老太想到这儿，更觉得不能把钞票交给儿子，交给儿子便是交给那小女人。好还罢了，倘若不好，那是要出事情的。

卫兴国放下报纸，用塑料袋包了一堆竹片上阁楼了——卫老太晓得他又要搞那些花样了，到外面捡些破竹片，编些小篮头、小车、小人什么的。房里堆得到处都是。卫老太不懂儿子怎么会喜欢这些名堂，劝过几次都没用，只得由他去了。说也奇怪，卫兴国对别的事不上心，唯独对这个例外，中了魔似的，一弄就是大半天。卫老太原先还以为有了姚虹，他会收敛些，谁晓得还是老样子。一次卫老太向儿子提起这事，说男人整天搞这些没用的，女人要看不起的。卫兴国笑起来，说：“怎么会呢，她很支持的。”卫老太倒有些意外了。

“姚虹说了，”卫兴国有些兴奋地告诉母亲，“这是艺术，她老崇拜我的。”

卫老太把“崇拜”这两个字琢磨了半天，觉得这小女人门槛太精，专挑儿子喜欢的的话讲，是个厉害角色。卫老太把这层顾虑说给张阿姨听，张阿姨倒是不以为然，“小两口自己开心就好，你想这么多做啥？再说了，她捧着你们儿子不好吗？难道你希望他们整天吵架？”

卫老太说自己不是这个意思，“现在是还没到手呢，所以捧着顺着，等将来到了手，谁晓得会怎样？”张阿姨听了直笑，“你儿子是人又不是东西，什么叫到手？你啊，想得太多，自己累，人家也跟着累。她要真有这种手段，又何必——”

张阿姨说到这里笑笑，停住了。卫老太晓得她后半句是什么。想想也是，现在这个世道，上海户口也不像过去那么吃香了，全国上下遍地是黄金，哪里挣不到钱了，何况小女人长得也不难看。卫老太想到这里，稍稍放了些心，可又有些不甘。想儿子又哪里差了，要不是幼时那场病落了残疾，现在怕是小孩都读中学了，唉。

一次闲聊时，卫老太问姚虹，上饶是什么样子？她道：“就是个小地方，没上海这么多高楼大厦，马路要窄一点，车子也没上海多。”卫老太有些惊讶了，说：“那里还有车子？”姚虹也惊讶了，随即笑道：“姆妈，上海人是不是都这样，以为除了上海之外，其他地方都是农村？”卫老太给她说得挺不好意思，忙道：“不是的，不是的。”姚虹说：“上饶是个地级市，还没有上海一半大，不过绿化挺好的，空气也好，这两年房价涨得很快，市区那块也要一万一平米了。”卫老太啧啧道：“那不是比上海好？绿化好空气好，房价也便宜。”姚虹笑了笑，说：“不一样的，总归还是上海好，有外滩、东方明珠，还有金茂大厦，多漂亮啊——哪里也比不上上海。”

她说到这里停下来，叹了口气，“姆妈，‘上饶’和‘上海’只差一个字，怎么就差那么多呢？”

卫老太朝她看，半晌，也叹了口气，道：“其实都一样。上海睡大马路的人也多的是呢。外滩和东方明珠又不能当饭吃。小老百姓过日子，其实都差不多的。”

姚虹动作很快，一天工夫便把围巾织好了。交到卫老太手里。卫老太戴上老花镜，看了一遍，让她拿给卫兴国。姚虹说：“这是姆妈的心意，姆妈自己给他吧。”卫老太说：“你给我给不是一样？我给又不会多块肉出来。”姚虹便拿去给卫兴国。一会儿，卫兴国戴着围巾出来，兴冲冲地向卫老太打招呼：“姆妈，围巾老漂亮的，谢谢哦。”

卫老太晓得儿子平常大大咧咧，才不会这么讨喜，必定是姚虹关照的。心里不自禁地暖了一下，嘴上却道：“谢什么，把你养这么大都没说过一声谢谢，一条围巾有啥好谢的！”

卫老太带姚虹去剪头发。姚虹一头长发毛毛糙糙，扎起辫子来像把扫帚，还是那种老式的笄帚，硬邦邦的。卫老太建议她剪成短发，清爽些。理发店的人说姚虹这种脸型，剪个BOBO头倒蛮合适——就是那种厚厚的一刀平。等剪完了，卫老太一看，说：“这不就是蘑菇头嘛。”理发店的人笑起来，说：“阿婆，你老懂经的，BOBO头就是蘑

菇头，是改良过的蘑菇头。”姚虹照镜子，自己觉得蛮好。理发店的人又说：“阿婆，你们家阿姨这么一剪，最起码年轻五岁。”

上海人统称保姆为“阿姨”。卫老太听了，忍不住朝姚虹看去，见她抚着刘海儿在研究，应该是没听见，便问多少钱。回答是四十块。卫老太一边掏钱，一边啧啧道：“剪个头可以买三斤大排骨了。”那人笑道：“我们这里还算便宜的，外面找个什么沙宣专门店，手艺还不见得比我们好呢，几刀下去，十斤大排骨就没了。”

回去时经过菜场，卫老太说顺便买点小菜，问姚虹想吃什么。姚虹说：“随便。”卫老太便开玩笑，说：“那就买点大排骨。”姚虹也笑，说：“好啊。”卫老太说：“兴国喜欢吃油煎大排，味道好是好，就是胆固醇太高。”姚虹说：“偶尔吃一顿，没事的。”

小贩拿了几块大排，放在秤上，“一斤半多一点，二十块。”卫老太正要拿皮夹，姚虹已抢着付了，“姆妈，我来。”给了小贩二十，又给卫老太二十，“剪头发的钱。”

卫老太一愣，“这是做啥？”

“我自己剪头发，不能让姆妈出钱。”姚虹说着，拿了排骨便走。卫老太在原地怔了一会儿，跟上去，“计较这个干啥，你出钱我出钱不是一样——”姚虹回头笑道：“所以呀，我出钱不也一样？”卫老太要把钱还给她，她让开了，“姆妈你先走吧，我找老乡聊聊天，一会儿就回来。”

姚虹的老乡叫杜琴，三十来岁，在隔壁弄堂做保姆。姚虹空闲的时候，会去找她，两个女人一起说家乡话，聊聊天事。杜琴的东家是个孤老，无儿无女的，脾气很古怪，不好伺候。杜琴常向姚虹倒苦水，说死老头子又怎么了怎么了。姚虹劝她，干得不开心就换个人家，哪里不是赚钱。杜琴很羡慕姚虹，说天上掉馅饼，恰恰就砸中了她。姚虹撇撇嘴道：“什么馅饼，你看卫兴国那满脸麻子，倒像个麻饼。”说着忍不住笑。

杜琴说姚虹新剪的发型很不错，“这下真的像上海人了，卫老太要定你了。”

又问：“老太婆啥时候给你们办事情？”姚虹

说：“谁晓得，八字还没一撇呢。”杜琴道：“都好几个月了，还没一撇？”姚虹叹道：“不是‘八’字没一撇，弄不好连我这个‘姚’字都没一撇。”杜琴忍不住道：“老太婆也太把自己当回事了，房子比鸽子笼还小，儿子还是个瘸子，她就这么吊起来卖？”姚虹嘿了一声。

回家时，在弄堂口见到卫兴国，在跟面粉摊头的小英聊天，眉飞色舞的。小英两只手上都是面粉，聊到兴头上，就往卫兴国脸上一刮，两道白花花的印子。卫兴国笑得牙龈肉都出来了。姚虹呆在角落里，等他走了，才跟着上楼。卫老太看到儿子脸上的印子，问怎么回事。卫兴国说是不小心沾了石灰。姚虹拿毛巾给他擦拭。他说：“谢谢哦。”姚虹在他脸上抹了一把，幽幽地说：“又不在工地上班，怎么沾的石灰？”卫兴国道：“就是说啊，奇怪了。”

第二天，卫兴国又说要去看早场电影。姚虹没答应，说要洗被单。卫兴国道：“被单什么时候不能洗？明天再洗吧。”姚虹道：“天气预报说了，明天是阴天。”她故意说得很大声，卫老太听见了，过来说：“去吧去吧，今天天气不错。”姚虹说：“就是因为天气不错，才要洗被单啊。”转向卫兴国说：“等哪天下雨再去看吧。”卫兴国哑然失笑，说：“哪有专挑下雨天去看电影的？”姚虹不理，拆了被单去阳台了。卫老太本来还想做好人，没想到竟吃了个软钉子，有些胸闷，想这小女人怪得很。问儿子：“你们吵架了？”卫兴国说：“谁吵架了，莫名其妙的。”

姚虹洗被单时，想着刚才的情景——是杜琴教她的，说也别太低眉顺眼了，有时候也得稍稍摆些谱，耍些小脾气，这才是过日子的样子。“你自己要摆正位置，你是他们家的媳妇，不是保姆。保姆要事事顺着东家，媳妇不用这样。时不时要对男人发发飙，给婆婆点脸色看，这才像是媳妇了——”姚虹听到最后一句，忍不住笑，说：“你懂得倒多。”

姚虹把卫兴国叫到阳台上，让他帮着绞被单，“我没力气，你帮个忙。”卫兴国一边绞被单，一边问她，“好处费呢？”姚虹朝他白眼，“是你家

的被单哎，还要好处费？”

卫兴国说：“这条是我姆妈的被单，不是我的。”姚虹说：“那你问你妈要好处费去。”卫兴国嘿了一声，见旁边没人，凑上去在她脸上亲了一口，“啵！”姚虹忙不迭地躲开，卫兴国一手搂住她的腰，一手在她胸上抓了一把。“下流！”姚虹骂道。

卫兴国笑得贼忒兮兮。姚虹从盆里湿淋淋地捞起一条枕巾，用力一抖，水花溅了他满头满身。趁他睁不开眼时，姚虹抓住他顶上一撮头发，用力一拉。他痛得大叫。与此同时，她凑到他耳边，轻声说了句：“天气预报说了，明天会下雨。”

二

居委会组织市内观光一日游。卫老太早早地便去报了名，一人八十块，包午餐和东方明珠的门票。她问姚虹想不想去——其实也是随口一问，钱都交了，哪有不去的理？姚虹来上海这些日子，除了去南京路逛过一圈，还没怎么出过门，卫老太觉得不妥当。姚虹时常写信回家，猜想亲家那边必然会问——城隍庙去了吗，东方明珠去了吗，金茂大厦去了吗——来了大半年了，通通没去，总归讲不通。现在好了，一次性搞定，虽说是走马观花，但胜在效率高，短短一天工夫，上海滩该去的地方都去了。

八点钟准时集合，在小区门口的空地。卫兴国原先也想去，被卫老太拒绝了，“都是女人家，你一个男人挤在里面算怎么回事。”姚虹说卫兴国，“你要是真想去，我把名额让给你好了。”卫老太道：“他要想去才怪——这些地方啊，只有你们外地人才感兴趣——”卫老太说溜了嘴，瞥见姚虹一副干巴巴的神情，忙掩饰道：“这个，其实好多地方，上海人自己都没去过，现在外地人一个个混得都比上海人好，有钱的都是外地人——”自己讲着都觉得不伦不类。

姚虹晕车，车子开出不久便说想吐。卫老太问司机要了个塑料袋，一会儿，姚虹便把早上吃的东西全吐了出来。又说胃疼。前排两个女人扇着鼻翼，作厌恶状。卫老太本来也嫌姚虹麻烦，可

看她们这样，又不免帮着自己人，“晕车呀，有啥大不了的，人是吃五谷杂粮长大的，又不是神仙。”那两个女人嘴里还“啧啧”作声。卫老太促狭，趁着一个急刹车，把那袋秽物往她们面前一晃，两个女人呲里呀啦地尖叫起来，“做啥啦做啥啦——”卫老太忍着笑，“不好意思哦，刹车实在是太猛——”

午饭是在城隍庙吃小笼。姚虹说吃不下，卫老太硬塞到她碗里，“你吃吃看，这边小笼很正宗的，来一趟城隍庙不吃小笼说不过去——”又倒了些醋在她碟里，“多吃点醋，胃会舒服些。”姚虹勉强吃了两个。卫老太去找领队，说：“我们小姚不舒服，吃完饭就不玩了，直接回去了。”领队提醒她，不玩门票钱也不退的。卫老太说：“我晓得，身体不舒服有什么办法。”

两人坐地铁回去。路上，姚虹抱歉道：“姆妈，对不起哦，害你也不能玩。”卫老太嘿了一声，说：“不能玩就不能玩，有啥要紧的。”姚虹还是第一次坐地铁，启动时没拉好扶手，被巨大的惯性冲得后退几步，亏得卫老太一把抓住她，“小心点。”姚虹拍拍胸口，不好意思地笑笑。

出站时，姚虹的票找不到了，上下口袋掏了个遍，像长翅膀飞了似的，没影了。卫老太摸出三块钱，又给她补了张票。姚虹跟着卫老太出站，窘得脸都红了。卫老太看在眼里，本来还要嘀咕两句，想想算了。只是告诉她，地铁不像公共汽车，票子一定得好好留着，出站还要查票呢。姚虹说：“就跟坐火车差不多。”卫老太说：“可不是，地铁说到底也是火车，在地下开的火车。”

回到家，卫老太让姚虹在床上躺着，烧了水，给她灌了个热水袋。又下了碗面条，热气腾腾地端过去，“怕你胃吃不消，也不敢放浇头——多少吃一点。”姚虹心里一暖，说声“谢谢姆妈”，接过。卫老太在床边坐下来，问她：“胃是偶尔疼呢，还是一直不好？”姚虹回答：“冷天容易疼，或者吃了辣的也会疼。”卫老太又问：“到医院查过没有？”她说：“没有。”卫老太说：“那不行，要查一查。胃病这东西，可大可小的。”

卫老太也是雷厉风行，第二天便拉着姚虹

去医院做了个胃镜。结果是胃里幽门螺杆菌超标，还有轻微的十二指肠炎。医生说，幽门螺杆菌会传染，中国人不实行分餐制，很容易得这个病，没啥大事，不过还是要吃药。配了三种药，连吃半个月。

晚饭时，卫老太在每个菜盘里都放了把勺子，“我们也来学外国人，先用公勺把菜舀到自己碗里，再吃。”卫兴国嫌麻烦，照样拿筷子夹菜。半空中被卫老太的筷子拦下了，两只筷子短兵相接。“说了用公勺，”卫老太强调道，“现在不像过去，要讲究些。对大家都好。”

姚虹在一旁不吭声，拿公勺舀了些青菜，就着把整碗饭都吃了。心想，卫老太是怕她传染给她母子俩呢。姚虹读书不多，听医生说幽门螺杆菌超标，一颗心便沉了下去，想胃里有细菌，那还了得。不免有些心灰意冷。洗完碗出来，见卫老太在小声跟卫兴国讲话。卫兴国抬头朝她看了一眼。姚虹猜想必定是说自己。

果然，一会儿，卫老太先洗脚睡觉了，只剩下她和卫兴国两人。卫兴国照例又往她身边蹭，上下其手——只是却不与她亲嘴。姚虹心里哼了一声，把他推开，说：“我累了，要睡觉。”卫兴国说：“才几点啊，你又不是老太婆。”姚虹没好气地说：“我不是老太婆，难道还是青春少女？”卫兴国嘿了一声，拿白天编的小玩意儿给她看——是辆小轿车，用极细的竹片编成，染上颜色，车尾上居然还有个“奔驰”的标志，十分逼真。姚虹原不想睬他的，见了也忍不住拿过来看，“啧啧，手倒是巧——”

卫兴国得意地说：“那当然，你老公嘛。”

姚虹鼻里出气，哼道：“老公？算了吧，我可高攀不上。”卫兴国道：“不是你老公，难道是别人老公？”姚虹道：“早早晚晚的事。”卫兴国讪笑着，又去搭她的肩膀。她皱眉，往旁边躲。他又去搭。来来回回好几趟，卫兴国说她，“怎么跟泥鳅似的，滑不溜秋——”

卫老太其实没有睡着，躺在床上，外面两人的说话声都落在她耳里。她一听姚虹的口气，便晓得这人多心了。又不是什么大病，她再老糊涂，

也不会计较这个。卫老太打个哈欠，忽听卫兴国“啊”的一声，似是吃痛，嘴里咬着气，直嚷：“手断了断了——”又听姚虹压低了声音说：“看你还敢不敢——”跟着，脚步声也有些纷乱了。应该是一个追一个逃，扶梯吱吱嘎嘎直响。一会儿，又嘻嘻哈哈地笑。卫老太晓得两人在耍花枪呢，想，男人天生都是贱骨头，给小女人这么打打骂骂，服帖得不得了。

又想到自己年轻时，和死鬼老头也有过甜蜜的光景，几十年过去了，还会像放电影那样在眼前绕来绕去。卫兴国立得像他爸，尤其是鼻子，简直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。都说儿子像妈才有福气，他要是长得像自己，大概也不会吃那么多苦，得了那该死的病，五岁不到便瘸了腿。又碰上男人工伤丧了命，三十来岁年纪，便只剩下她一人，孤零零地带一个瘸儿子。那时卫老太真是连死的心都有了，硬生生挺了过去，脑子里只存一个念头——“别人怎么活，我便也怎么活”。孤儿寡母，好不容易撑到了今天。伤口早止了血，结了疤，厚厚硬硬的一块，倒比旁人还结实些。卫老太其实也没啥苛求——儿子找个好女人，结婚生子，安安生生地过下辈子，那便足够了。

张阿姨几次来问消息，卫老太都说：“不急，再看看。”张阿姨道：“怎么不急，你们兴国都四十好几了。”卫老太说：“那也急不得啊，又不是挑大白菜——是挑媳妇，是大事，要谨慎些。”张阿姨说：“我晓得是大事，可再大的事情，早晚也得拿个主意不是？我倒觉得小姚这人不错。”卫老太笑笑。姚虹隔三岔五便去张阿姨家，跑娘家似的，洗衣拖地做饭，还用自已的工钱给她买脆麻花和生煎馒头——这些她都是知道的。卫老太并不觉得有多么不妥，将心比心，换了谁都会这样，可以理解。再想想，找个有点心计的媳妇也好，儿子那样的傻瓜，是该有个能干些的女人撑着才行。卫老太是想自己说服自己。如今这世道，寻个好媳妇实在不是件易事。卫老太真想两手一摊，答应下来算了。大家省心，自己也省心。

外面一点点静下来，应该是睡去了。卫老太起来披上衣服，走到外面。小间的布帘没有拉严，

留道缝，透出些光来。她停下来，朝里瞥了一眼——见姚虹坐在床上写信。被子有些软，她拿本台历垫在下面，微蹙着眉，写得很慢，一笔一画的，纸上密密麻麻已写满了大半。她握笔的姿势有些奇怪，中指抵着笔杆，倒像在写毛笔字，很用力，额头上隐隐都有汗珠了。卫老太还是第一次亲眼见她写信，她白天做家务时是那样，原来写信时是这个模样。有些好奇了。灯光在她头上镀了一层澄澄的暖色，长发垂下来，遮住了半边脸。

卫老太看了会儿，正要走开，手肘不留神在墙上碰了一记。“砰！”姚虹顿时察觉了，霍地抬起头，看见她。

两个女人一里一外，对望着。

“姆妈，我、我已经好了，马上关灯——”姚虹很快反应过来，慌乱地把信放在一边，躺下来，伸手去关台灯。

卫老太晓得她误会了，连忙摇手，“不要紧，你写你的，我上厕所。”

从厕所出来，见那道布帘已完全敞开了，灯关了，漆黑一片，里面静得没有一点声响，似已睡着了——卫老太一怔，在门口站了片刻，不知怎的，竟有些心酸。慢慢地走向房间，心想，要是哪天真的讨了她做媳妇，一定要让儿子好好待她。

元旦时，卫兴国给母亲买了件羊绒衫，原价两千，打六折。姚虹帮着她换上新衣，在镜子前晃了一圈。卫老太觉得挺满意，嘴上还唠唠叨叨，“啧啧，老太婆一个，花这个钱干啥——”卫兴国说：“老太婆就不用打扮了？你儿子又不是没钱。”卫老太听了这话，心里咯噔一下，忽想起这阵子他竟不问自己要钱了，早场电影还是照看，逛过两次淮海路，上周还去了锦江乐园。工资和奖金好端端在抽屉里藏着——他哪来的钱？

卫老太反复想了两遍，竟有些担心了。怕他学弄堂口那些痞子——斗地主、二十一点、拨眼子、梭哈，没日没夜地赌。那可是要命的，弄得不好一家一当都要送进去的。卫兴国骨子里不是个让人省心的东西，读初中时跟一群坏孩子偷工厂的废铜烂铁去卖，那些人腿脚利索倒也罢了，可

怜他瘸着腿，被人轻轻松松逮个正着。卫老太气坏了，也吓坏了，把他吊在房梁上，拿皮带往死里抽，一边抽一边抹眼泪，心想，要是真的走歪路，干脆打死干净，也省得操心了——总算是悬崖勒马，生生给扭了回来。

卫老太想到这些，汗毛都竖起来了。当着姚虹的面，不好开口，待她去阳台收衣服，才做贼似的问了。人家来上海是想找个本分男人，要是卫兴国真做了什么见不得光的，别说上饶女人，就是非洲女人，也不见得肯跟他。卫老太问的时候，声音都有些发抖了。谁知卫兴国听了大笑，“姆妈，你想到哪里去了——哎哟，真是天晓得了！”

卫兴国从床底下拖出一个小箱子，打开，里面都是他摆弄的那些小玩意儿。小车、小人、小动物——“哗”的一下，倒得满地都是。

“姆妈，艺术也可以挣钱的。懂吗？”卫兴国得意洋洋地说。

他说姚虹在网上办了个小店，专卖这些小玩意儿。起初只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思，谁晓得还真有人买。客人的意思是，东西做得不错，就是包装太老实，不上档次。姚虹便买来大红色的硬板纸，自己动手做成一只只红盒子，把玩意儿装进去，外面绑上金色的丝绸，再添上“喜”字——现在婚礼上都流行小游戏，拿这个当奖品最合适不过，价格不贵，又别致。事实证明姚虹的思路完全正确。这么包装一下，销路顿时上去不少，每周至少能卖出十来件。

“再这样下去啊，存货就不够了，非得再接着做不可。姆妈你老说我不务正业，还说要通通扔掉，嘿，亏得我们小姚识货——”卫兴国口沫横飞地说。

姚虹从厨房走出来，听见了，接着话头说：“我也是随便试试，谁晓得真的行——瞎猫碰上死老鼠了。”卫兴国加上一句，“关键还是你老公手艺好。”姚虹朝他白了一眼，“少自吹自擂。”

卫老太本已放下心来，但瞥见两人极有默契的模样，不免又有些酸溜溜的，“做生意啊，”她慢腾腾地道，“好是好，不过也有风险，又不是包赚不赔。”卫兴国说：“有啥风险，我们这是智力投

资，不用本钱的。”卫老太嘿了一声，“怎么不用本钱？硬板纸不是本钱啊，上网的电费不是本钱啊，脑细胞不是本钱啊，那些小竹片不是本钱啊？”

卫兴国蹬了蹬脚：“哎哟，姆妈真是搞来——”

卫老太存心触他们霉头，说完了，心满意足地去厕所了。说到底心底还是高兴的，不偷不抢，坐在家里便能赚钱。那些搞七捻三的小名堂居然也有人要，这世道是越来越让人看不懂了。卫老太想，忘记问他们挣多少了，想来应该也不会太少，又是看电影又是逛街的，偶尔还要喝杯咖啡上个馆子。谈恋爱就要花销，没有比谈恋爱更让人快乐的花销了。儿子今年四十出头，比旁人整整晚了二十年才享受到这种快乐——总算是也享受到了。卫老太坐在马桶上，浑身轻松。

卫老太问姚虹：“怎么想到在网上卖这个？”姚虹回答：“三楼的阿美教的。”阿美在百货公司卖化妆品，碰到商家搞活动送试用装，便悄悄把试用装藏下，对着顾客只说派发完了，然后再拿到网上卖——这已是行业里公开的秘密了。卫老太平常很看不惯阿美，好好一个女孩，头发偏要染成五颜六色，指甲却是乌黑。“那样妖里妖气的人，能教出什么好名堂？”姚虹说，一开始是借她的店做的生意，后来渐渐做大了，自己便也注册了一个小店，“网上做这种生意的人不少，竞争激烈得很，亏得兴国手艺好，才做得下去。”卫兴国飞她一眼，得意道：“你才晓得啊。”

卫兴国提议晚上去外面吃饭，“庆祝你儿子发大财。”卫老太不肯，说钱要省着花，又说外面不卫生，家里烧几个小菜，干净又实惠。卫兴国说姆妈是死脑筋，“你当然无所谓了，反正也不用你烧——”卫老太听这话不顺耳，想，还没结婚呢，就已经向着她了。

“我烧也行啊，”卫老太淡淡地说，“让她歇歇吧，我来。”

母子俩还在嘀咕，姚虹已飞奔着出去买了菜，回到家开始拾掇，晚饭时摆了满满一桌。香煎带鱼、糖醋排条、蚝油西蓝花、咸菜干丝，都是卫老太喜欢的。卫兴国拿起筷子便吃，大赞美味，“我老婆的厨艺真是没话说。”火上煨着鸡汤，姚

虹过去盛了一小碗过来，给卫老太，“姆妈替我尝尝咸淡。”卫老太尝了一口，说：“还好。”姚虹道：“我放了点干贝，好像有点腥气。”卫老太便教她，干贝要先拿黄酒发一会儿，再一片片撕开，不能这么直接扔进去。“你当是大蒜头啊？”卫老太嘲笑她一句，姚虹笑笑，说：“就是，又向姆妈学了一招。”

私底下，卫老太问儿子：“到底能赚多少？”卫兴国还要卖关子，道：“反正不少。”卫老太追问：“不少是多少？”卫兴国说：“不一定，要看货色，差不多一两百元上下吧。”卫老太吓了一跳，问：“一件吗？”卫兴国嘿了一声，说：“当然是一件，难不成还是一麻袋？你以为是卖给废品收购站？这是艺术，姆妈，你养了个艺术家儿子。呵呵。”

卫老太是真的有些吃惊了。一件一两百元，每星期卖十来件，那要多少钱啊？卫老太不禁感慨，自己在上海住了一辈子，都不晓得还有这种赚钱的门道。姚虹才来了几个月，已摸得清清楚楚，变废为宝。儿子原来还是个摇钱树。卫老太想到这儿，忍不住好笑。半是炫耀半是担心地说给张阿姨听。张阿姨趁势又说姚虹的好，“多机灵的一个人啊，你挖到宝了——”

卫老太说：“就怕太机灵了，你看，小两口闷声大发财，就把我老太婆蒙在鼓里。”张阿姨说：“低调点也好，过日子嘛。”卫老太想来想去，还是那句话，“兴国是马大哈，怕是弄不过她。”

张阿姨劝她，“一个愿打，一个愿挨，你管那么多呢。再说了，兴国是璞玉，要没有她，你还不是把他当石头？门卫一个月能赚多少钱？现在可好，收入都赶上小白领了。所以说世界上的事啊，都是配好的。你们家兴国拖到这么晚没成家，大概就是在等她。命中注定的。”

卫老太活到这把年纪，也是越来越信命了。张阿姨后面那句话，倒是说到她心坎里去了。本来嘛，好不好都是相对的，只要对儿子好，那便是真的好。儿子自己喜欢，她又是实心实意为儿子打算——那还有什么话说？卫老太心底里舒了口气，嘴上却对着张阿姨叹道：“早晓得兴国有这本事，又何必大老远从外面物色呢，上海女人哪里找不到了？唉。”

张阿姨听了摇头，说她：“一把年纪了，还要‘作’。”

姚虹怀孕了。连着几天都吐得一塌糊涂，起初还当又是胃病，卫兴国陪她到医院一查，欢天喜地地告诉卫老太，“姆妈，有了。”

卫老太高兴得一颗心像刚酿好的果酒，甜汁都快满溢出来了。面上还要装老派，板着脸，“这个，还没结婚呢，你们两个小孩也真是胡闹——”瞥见姚虹羞红了脸，一副无地自容的模样，忙又道：“算了算了，有都有了，总不能把它再变回去，对吧——都是你这个坏小子呀。”卫老太喜滋滋地在儿子身上捶了一下，“这下要命了，出事了，出事了。”

好运气似乎是接踵而来的。没几天，便传出消息，老房子要拆了。这次是千真万确，居委会告示都贴出来了，预计在明年四月，让各家各户积极配合，做好拆迁工作。卫老太心里算了笔账，要是年前给儿子办了婚事，户口迁过来，那就是三个户口两个家，起码能多分十几个平方米，折成现金就是好几十万。老天爷帮忙，时机掐得刚刚好。好事成双。

亲自去江西拜访是来不及了，卫老太预备先跟亲家通个电话，或是写封信，商量一下婚事。外地有外地的规矩，时间再紧，该讲究的还是得讲究，不能让人家觉得上海人不懂道理。卫老太问姚虹：“你们那里是不是流行给聘礼？”姚虹说不用，“我爹妈都不看重这些，只要我自己过得好就行。”卫老太想这是客气话，总归要意思意思的。还有金银首饰，也得赶紧准备好了。

卫老太带姚虹逛了趟金店，挑了一副手链，24K足金。又买了一枚钻戒，戒心是用碎钻拼成的，价格不算贵，看着倒也熠熠闪光。姚虹的手指肥肥白白，手寸快赶上男人的了。售货员夸赞说这是天生的贵妇手，有福气。卫老太想，有没有福气还不晓得，买个戒指倒是多用不少铂金，开销上去了——想归想，心里还是开心的。快七十岁的人了，总算等到给媳妇买首饰了。

穿堂风一刮，左邻右里都晓得卫家要办喜事

了。卫老太不怕别人背后议论，说跛脚儿子找了个外地来的保姆媳妇。无所谓，反正各家过各家的日子，冷暖自知。将来的事情谁晓得呢，四肢健全找个上海老婆，也不见得能白头到老。卫老太是吃过苦头的人，晓得天底下顶顶要紧的，不过是“实惠”两字。兴国爸爸去世那阵，为了多得些抚恤金，卫老太也不是没豁出去过。面子是要紧，但敌不过孤儿寡母两张吃饭的嘴。倘若那时稍有犹豫，只怕就没这个家了——都是几十年前的往事了，隔了这么久，不提了。

卫老太让姚虹给兴国爸爸上炷香。死鬼老头的遗像从抽屉里请了出来，抹了灰，摆在五斗橱上。姚虹点了炷香，鞠了三个躬。卫老太在一旁说：“这是你媳妇，现在肚子里已经有小的了，你在下面要多多保佑她们——”姚虹对着遗像，恭恭敬敬地叫了声“阿爸”。卫老太鼻子一酸，眼泪差点掉下来。

家务是不能再让姚虹做了，姚虹还要坚持，说多活动有好处。卫老太说：“等将来孩子生下来，有你动的时候，现在先歇歇。”朝北的小间阴冷潮湿，卫老太把她挪到大间，宽敞，阳光也好。卫兴国直说“姆妈偏心”，说有了媳妇就忘了儿子。卫老太冲他一句：“那好，今天起你睡下面，让我老太婆爬扶梯睡阁楼——”卫兴国还要摆弄那些小玩意儿，卫老太不许，说竹片木头都有碎屑，吸到气管里，要咳嗽的。“孕妇又不能吃药，万一生病了要吃大苦头。”

闲暇时，卫老太教姚虹说上海话。两个女人待在厨房里，一边剥毛豆，一边进行嘴形和发声的训练。上海话在方言里算是易懂的，入门快。但越是这样，越是难说得正宗。上海话其实是一门学问，掺杂着许多东西在里面，经年累月，像冲了几道后的茶，水浅浅绿绿，清冽得能照见人影，茶叶稳稳地落在杯底，很扎实很干净。卫老太让姚虹先别急着开口，多听别人说。听得久了，厚积薄发，自然而然就出来了。正宗的上海话，呱啦松脆，像一口咬开的小核桃，听得人浑身惬意。上海人说上海话，“人”与“话”是合二为一的。听见洋泾浜的上海话，就像看见西装下面穿球鞋那么别

扭。

姚虹道：“姆妈，上海话有点像日本话。”卫老太道：“是吗？我可不觉得，小日本的话哪有我们上海话好听。”姚虹又道：“上海的‘吃饭’和上饶话差不多呢，姆妈我说给你听——”她用上饶话说了一遍，“是吧？”卫老太听了，也觉得像，“怪道‘上海’和‘上饶’只差一个字，原来还真有些讲究。”

姚虹说要教卫老太上饶话。卫老太连忙摇头，“我这把年纪，脑子都生锈了，记不住。”姚虹不依，说：“怎么会记不住，从今天开始，姆妈教我上海话，我教姆妈上饶话，大家一起学习。”她带着鼻音，这么撒娇似的说来，卫老太心里一动，想，嗲啊嗲啊，儿子应该就是这么被她勾了魂，所以连小把戏都勾了出来。

卫老太有些甜蜜地摇了摇头，伸手在姚虹头上轻轻抚了一下。两人还是第一次这么亲昵。姚虹条件反射似的，差点要弹开——总算是忍住了，受了未来婆婆的这一抚，有着里程碑式的特殊意义，划时代的。姚虹竭力让自己表现得自然，心里有什么东西直往上溢，一股接着一股，直冲到头上，先是脸颊，再是眼睛，都微红了一片。慢慢漾开来，浑身上下都是暖的。

除了上海话，卫老太还教姚虹怎么打扮、怎么穿衣——去书报亭买那些时尚杂志，《ELLE》《秀》《瑞丽》……让姚虹当成教科书看。看那些模特儿怎么搭配衣服，怎么摆弄发型。这比学说上海话还难得多，要靠天赋，不能生搬硬套。卫老太一门心思要把姚虹培养成一个上海媳妇，倒不是为了自己，老太婆了，不在乎那些虚头。这纯粹是为卫兴国。儿子年纪不大，将来的路还长。上海这个地方，有些讲不清。宽容的时候很宽容，刻薄的时候又很刻薄。许多根深蒂固的东西，像轮船靠岸时抛下的锚，牢牢地在海底扎着；又似奶糖外的那层饴纸，看着无关紧要，可真要没了它，又觉得怪——这就是“体面”，锦上添花的玩意儿。儿子体面了，卫老太才能安心。说到底，好像也不全是“体面”，还应该牵涉到“尊严”，是自尊心的意思。

卫老太的自尊心，蛰伏在体内几十年，平常